

孟子

後藤點

四

□ 12
3457
4

門 12
號 3457
卷 4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九章下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杞音杯棬丘園反性者人生所稟之木理也杞柳桮棬皆木也若杞柳之爲桮棬猶若人之爲仁義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乎聲夫音扶戕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孟子卷四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湍同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

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額也水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水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水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高凡

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子孟子再問而生子曰然則足謂凡有生之物皆是一性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

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行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

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把柄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終戾紛紜外錯而此章之說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蠢然若人與物同而不知行義禮智之粹然若人與物異也孟子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其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在於內而事物之宜與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

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

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

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

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

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

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

有然者也然則耆矣亦有外與敬主於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皆孟子之辯屬變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而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困窮而不得其正也

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

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酒也此皆李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戶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在位故也庸敬

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鄉人然平聲戶祭祀所也象神雖子弟為

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唐常也斯須暫時

孟子卷四

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

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者多之義○范氏曰二章皆答本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也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

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

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曰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

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聲平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諸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

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

倍徙而無善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鑠武灼反舍上聲徒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恭之主於

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

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

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知有耳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如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少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秉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善易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才字異蓋孟子者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質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一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言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一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今夫麴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

至於夏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

事之不齊也

故凡同類者舉

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簞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大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者昆蟲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各相似也

若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唯耳亦然至

夫音扶麴麥也耰音憂磽音交反麴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黃音墮黃艸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

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獨無

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艸食曰芻牛羊食曰豢是也穀食曰

豢天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覺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

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

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藥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

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材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

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乎

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括

亡之矣撻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是豈

今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括土毒反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括搥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

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目書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格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而書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足以勝其書之所為是以最轉相害至心則平且之氣亦不消而所好惡遂與入遠矣

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孔子曰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舍音捨與正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其出入操

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夫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過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入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於爾若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擇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按卜久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猶一日暴

之也我退則諸說難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蘗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齊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

則不得也齊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人弈其入

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不以爲有鴻鵠將

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

弗若與曰非然也夫立日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立於

曰人立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官美之時少則可以派養氣實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

也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上舍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難兼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

也此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接所以全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其於生與者乃秉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

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

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

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

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

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聲蓋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日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二豆羹

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噲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

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噲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噲咄咄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路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

之急而猶惡無禮有盛死而不食首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其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

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之窮乏者得我謂人所共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

物欲之蔽亦人所易為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平聲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之生死為甚輕鄉為身外之物其得失比之生死為甚輕

義之萬鍾是豈不可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於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之所謂心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

之曰入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入往來必由之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

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良哉

合上聲良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

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

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於天矣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己放之心收之使不復入身來自能趨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

皆知所以養之者矣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

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把兩手所圍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

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

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

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害大無以賊貴貴養其小者

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

舍其梧櫨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櫨音價楸音
梧也棘也楸梓也皆美

材也非美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

疾也

狼善顧疾則
不能故以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

失大也

為人專養
者之失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曰腹豈適為

尺寸之膚哉

此言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驅命
所關不作為尺寸之膚而曰適為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
大體心也小體
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
司也

耳司聽目司視各有其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物既不能思而
蔽於物則亦一物而已矣外事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
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也事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
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
我者而心為之若人能以此立之則事無不為而身自足矣
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則事無不為而身自足矣
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之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
為短故且從今本云○此說心蔽曰非其地與俯仰無垠人於其
間則然有身是身也後太倉錫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
孰無此心為心役乃獸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操
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

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天爵
者德義可尊
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
所當然若耳人爵從之
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入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亡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

賤之人之所貴謂人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

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今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章著皆所謂良貴也

○孟子曰仁

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

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

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而為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仁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

矣言此人心亦自為仁於終必亡與其所為而亡之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

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莠音踴稗音蒲賣及太音扶莠稗之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莠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熟而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

亦必志於彀彀音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獨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

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下

六十九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仕國名屋廬子各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復問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後不以禮

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

親迎乎

去迎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於答是也何有

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末可

使高於岑樓

本謂上未謂上方寸之末至卑喻食色岑樓之末方寸之末而

金重

於羽者言謂鈹金與與羽之謂哉

鈹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少故輕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曾同古字通用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後以威其性不得妻而後入倫食色之重者

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是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

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

妻不攫則不得妻則將攫之乎

終音軫攫音費終處也攫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此相較

則禮為重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太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隨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

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當言也

交聞又王士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

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

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

今曰舉白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

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也從省作四禮

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後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大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如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天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

百姓蓋且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

詳曹父之問及作幾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以此兩節云曰父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

願留而受養於門見音規假館而後受養又可見其求道之不怠曰天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則親故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

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也○曹父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吝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月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仇請召周幽王娶申后生大子宜臼又得獲姬生作服而黜由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

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見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

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寧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帶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

怨

勸風抑風篇名備有七
子之母不能安其室
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

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幾音幾幾水數也
也言微激孔

子曰舜其至孝矣卒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
生之膝下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
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

○宋牼將之楚子學遇於石丘宋姓楚地名
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

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趙氏曰學士
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

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說音稅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
合也接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
強聒不舍疏云齊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

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我將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公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
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
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

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

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

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樂音洛
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

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

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

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然

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季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

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白季任任君之弟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

見季子由卑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天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

為其為相與

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

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而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

于享政為其不成享也

屋廬子悅問之屋廬子曰季子未

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天子在

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名實聲譽也實事

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止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

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

道其趨也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揚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

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己而伐之耳君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

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魯相子

柳池柳也削地見侵奪也見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與平聲前篇

曰昔士豹處於

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

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

功者見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見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於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見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見孔子為魯司寇

用從絜膚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禮也

孔子則欲微罪行不欲為魯去君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脫無之為六聲說史記孔子為魯

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為樂貴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國且如教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騰相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禮則亦未

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見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

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太彭豳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

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倍克在位則有讓不朝則

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

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擣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師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罪而伐之也擣也擣者克聚斂也擣責也後之者誅其人而擣之也五霸擣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也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

為盛衰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

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

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

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

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

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檀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也也士世祿而不世官必得其志必得其官也官事無攝取士必得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限防雍泉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

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道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問有治者有大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

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
滑釐慎
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

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藉

待諸侯謂待其朝觀
聘問之禮宗廟典藉
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

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

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
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
止而不過之意也

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曾在所損乎在所益

乎

魯地之大者并合小
國而得之有王者
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

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望也言
不殺人而
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

君以當道至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
於理志仁
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

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

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是富桀也

為去聲
辟與闢
同與

向同下
同辟開
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

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
國和好相與
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

下不能朝居也

言必爭奪
而至於危
亡也

○白圭曰吾欲王而取

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八年而取其
記白圭能薄飲食
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

曰予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貉
北方夷狄
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人陶則可乎曰

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以知其不可也

曰天貉五穀不生惟禾生之

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殯殮無百

官有司故干取而足也

大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稷熟故生之殯殮以飲食饋安之禮也

今居中國

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直

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太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

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

○白圭曰丹之治水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

為之築堤是為之築堤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之順水性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

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行若下流壑故水逆行

今乃壅水以害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寤公孫

吾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

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其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去

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來告以善

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夫

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言顏色

距人於千里之外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

面談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池音移治去聲。詔池自足其智不曉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諫諸面談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

不在於用丁已之長而貴於有以求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則仕乎子曰所就所

去三_{其目}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衰

言弗行也則去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乳子於李桓至是也受其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

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圍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

下朝不食多不食飢餓不能出門君聞之曰吾老者不能

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勉之周之亦

可受也免然而已矣

所謂今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門戶則猶不受也其且免死而已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

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登庸說集傳嚴武丁舉之於湯肅祖亂賢取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因於上官桓公舉之以用孫叔敖救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

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

亂其所為所以動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人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

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鍊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

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

又言申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平且故必事勢窮蹙以至於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與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於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登告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

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拂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以文之制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士能敗大之

志而熟人之
仁以安樂失
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

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也亦以其人爲累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六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

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不全體而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天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言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短長

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或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官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在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

天而能修身以俟。成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

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

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

也者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異於得也求在我

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自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異於得也

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在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思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急焉

強勉強也勉推己以及人而謂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

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

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機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

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知人則事事不知人矣或曰不恥其不若人則何能有如入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上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今之勢故去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爵之

見且猶不得堅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

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士好遊乎吾語子遊

宋姓句

遊名說也

人知之亦賢且貴人不知亦賢且貴

趙氏曰賢貴皆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

可以賢且貴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賢且貴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里而不

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為後不以富貴

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

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致治而人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

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各實之頭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此音言內重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小人也若夫豪

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

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儼然則過

人遠矣

欲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

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未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

謂不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

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揚

氏曰所以致入驩虞必有達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

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

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豈曰小補之哉

太音扶君去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甲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斯行終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也其德業之成豈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也

○孟子曰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事之言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計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

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

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

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入皆有心也一至於此意正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

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知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

者恒存乎疾疾

知去聲疾丑及切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

子其操也危其慮患也深蓬

孤臣遠臣孽子廢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連謂蓬於事理也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

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者春於此而不忘也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有太民者

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

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而上下化

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孟子曰

君子有三樂而天下不與存焉

與皆去聲

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三

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

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

君子有三樂而天

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係於天

孟子曰廣土衆

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闊民聚

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君

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天聲

之全體故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

於面發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晬焉浪反

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晬音厚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

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

善養老則人以為己歸矣

辟去聲下同太他歸反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

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母蔬

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自畝之田民耕之六口

之家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蔬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

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

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又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犬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自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可勝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

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

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

焉於度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

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大山則又而大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見聖賢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不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流也明者光之處也

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月之明則知其源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而行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盛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

之徒也

華蓋勸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也

蹠盜也

欲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問者謂相失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

利分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利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

於敬便○孟子曰揚子取為我拔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揚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也○列子墨子兼愛摩頂放踵

利天下為之

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放踵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

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

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德則中央為中一家則應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非安所惡執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

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

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

子曰不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

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年四海遏密堯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

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

天子矣

朝音潮岌岌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堯瞽瞍不自安也岌岌不安之貌也言人倫乘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

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虛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也但升也落降也人歿則堯升而堯降故古者謂父為徂落

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

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編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土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以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一字而害下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意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為作詩者之志在於憂事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詩曰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之法則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

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下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大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友萬章周也諄諄

曰昊

不可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行入於身謂之行諸事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

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

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

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下反下同暴顯也言下不能薦人於上不能命上必

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

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揚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黑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衡隣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為稷顏回○孟子曰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

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故於富貴不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

矣○孟子曰抑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人能不以其貧賤之故田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壁音切與同八尺曰仞言數金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不假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聲平惡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猶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數世入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果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木順放太甲于桐氏大悅

太甲賢又及之民大悅予不狎于木順放太甲于桐氏大悅

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與平聲伊尹之志○公孫丑曰詩曰

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

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

餐兮孰大於是此素餐也無功而食緣謂之素餐○王季子問曰

士何事士念反塾音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上

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

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

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上

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上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

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食單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

焉○親戚君臣上下以素者信其素者奚可哉音嗣仲子

賢然此但小康耳其與兄離母不食者後無人道之太倫罪莫大焉曾可以小康信太節而遂以為賢哉○挑應問曰

舜為天子，臯陶為士，鼓叟殺人，則如之何？

挑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

以私害公，為事陶執法而不仁，則天子之必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星陶之心知有法而

已不知天之父也。

與平聲問也。

曰：天舜惡得而林平之？

夫有所受之也。

太音扶，惡平聲，言卑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移，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之何？

挑應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踐音徒，前與欣同，樂音洛，踐音履也。適音也，言舜視天下猶神外而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神外而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神外而不知有天下也。

身訪然樂而忘天下。

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得焉，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曰：自汜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

體，我居乎？夫非盡今之乎？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音呂，居音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繫也。大王子亦人之子耳，特

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文也。

王宮室，車馬衣服多與

人同，而王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

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辟居，見於面，蓋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垓澤之門，守者

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音去聲，垓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

食而弗愛，衣而弗敬，

獸震之也。

食音立，謂畜計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大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末，特者也。

將值詩曰：

承前是將起下曰：恭敬雖因威儀，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

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

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有是形而人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

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揚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甚之喪猶愈

於已乎已猶也孟子曰是猶終其兄之賢子謂之姑

徐徐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終之忍反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底而後之不可短

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

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歷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爲請於王欲使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室之喪練冠麻衣總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

而弗爲者也此章言三年之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

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及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力化所必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再閱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

有私淑艾者艾音又私竊也叔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子徒也孟子之於陳亢夷之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是也孟子亦曰予夫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

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目擊乎也孟子

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設

率爲去聲數古侯反率音律設率猶設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

也中道而能者從之

引也發發矢也躍如也躍如也

射者之引弓而不發失然其所不若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所難非易能者從之孟子有言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果不可抗高不可取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子墨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勝君之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

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與人不倦又惡天意之不誠者

己而已者無所不己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己止也○子墨子曰於不可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

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孝之於親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

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

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

賢也

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歆音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
也總麻三月小功

五月敗之。釋者曰：察致詳，故大飯流飲，長歡不敬之大者也。
識其全體，則心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先，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精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為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下達聰明，且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

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

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

此，所有之矣。夫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征者上

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我戰也

孟子曰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必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命也

五於武成取二三

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其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一二策之信其餘不取也

仁人無敵矣

下以至於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音杵也或作杵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血流成渠也

曰孟子曰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

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色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

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好去聲此引易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立日本奔之也兩車數一車

兩輪也千書序

王曰無亂民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

書言恭言文與此小異西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與我也我來伐爾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

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度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

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太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

○孟子曰

舜之飯糗茹水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袞衣

鼓琴二瓦缶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音汝汝之忍及田之說文作糗也果反飲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袞重衣也二瓦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

之也一聞耳

聞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其為而感發也一問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

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孟子卷四
○孟子曰：「人之於天下也，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於民也，與民同之。齊宣王曰：『國為國，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孟子

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

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色之人能讓子，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具果情。之發見，夫蓋觀人不於其所忽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

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

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其利知可以盜一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五民之心。郭氏曰：『自暴自棄，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

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樂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祭紀不失禮，而上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惠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

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

有立；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

之，有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

乎而況於親多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
親多親近而惠多
之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
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
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

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知也者
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
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

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出重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
與厄同君臣皆
惡與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
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
漢書無理方言亦訛賴

孟子

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多為衆
所訕按此則憎當從王
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

惓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殫厥慝亦不殫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
柏舟及
人雅泉

之篇也惓惓憂貌惓惓也本言衛之行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
當之肆發語辭順頌也問也本言大玉事其夷雖不能殫絕其慝怒亦不自
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

其有
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本
學之道在自昭而後施於天
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

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

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
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州生
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始尚也豐氏
曰言禹之樂過
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

以是足以追蠡

追音推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蠡是
也蠡者蠡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蠡而欲
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

於文
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豐氏
曰奚足言此何
足以致之也軌

車轍迹也兩馬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
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
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
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
明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
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

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當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發棠

而又自
言恐其
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

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負嶠莫敢攖望見馮

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
山曲曰嶠觸也笑之笑其不知也疑此時齊王
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

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
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
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

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
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
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

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而有所
謂之命也張子曰易學知天而不知性
是命耶愚按所秉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至禮之於賓主也至智之於賢者也至是皆所謂命也或曰有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

馬薄而獨則反是足皆所謂命也或曰有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
師曰此一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
處言而以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
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曰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

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
也問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
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必欲
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者皆實有之如
如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氏曰
可謂信人矣○張氏曰

志誠無惡之謂
善誠善於身之
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其於充滿
而積實則美在外矣

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
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而大

代使其大者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
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人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一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

於子教則其有諸己者或末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樂不徒入於與智其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事○程子曰士之所難貴者有諸己而已而己能存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己能存其知之神上下下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

受之而已矣

墨氏發外而不情楊氏大簡而迫實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

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之豕

豚也豕闕也招胃也豕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其外其歸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慈此豕也嚴故人知彼謊之為邪待之怨故人知此道之可及仁之至長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殘用其甚孟子離

然布縷取

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井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二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不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帛及身

曰言實得

其實者寔寶失其寔者危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

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面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氣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

宮有室虞虞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蓋館人有所作置者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

曰然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虞翻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

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獲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設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答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子

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

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

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行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

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

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以達於所為人能充無受爾汝之

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此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無所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軒

衡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士是以言也士是以言也

也也可以言而士是以言也士是以言也

也
節音赤節探取之也今人以古取物曰節即此意也使按隱默皆有明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其意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

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

之近事而率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虧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者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易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勲高周施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

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

行也。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所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與也。三者皆自。君子

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友之至，於自然而

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成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

子所以復其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恥。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當貴高顯之貌。藐，堂高數仞，揜題數尺。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待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

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般，魯大夫。危反。撥楚，般音。

盤樂皆洛乘去聲。撥，搥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所謂巍巍然者。何？道哉？○趙氏曰：而不為，而所守者比古之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

短猶有此等氣象在此矣。○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有寡

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有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矣。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入之所不能無，然也。程子曰：所欲不必寡，寡以有所向便是欲。○曾皙喟然

而曰：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

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

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藉而切，炙為膾。炙，肉內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狂簡進取

子五子，朱子。四。二九。

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

蓋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

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少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

與之必也狂

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

可以得故思其次也

懷音緝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

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章曰如琴張

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

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外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人言志異乎

何以謂之狂也

章曰其

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人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而巳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

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者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獯有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原與原非有識者原德字皆讀作

原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原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

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

行何為躊躇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

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踴其馬反闕音奄踴躍也

不捨其言而徒每事必細古人耶又譏媚者曰何如此嚶嚶然無所親善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悅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闕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

於人也孟子言此深
是閉藏以求親媚於
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

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
孔子以為為德之賊
故萬章疑之

曰悲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
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
流俗者風俗類聚如水之下流

非莫不然而也汗濁也
非忠信而似忠信
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惡其亂苗

也惡侯豩其亂義也惡利昂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

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
紫音有
孟子又

也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害也
也利以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在樂也
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為善有似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也

君子之及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
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
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
是非明白無所同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
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
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
無他焉亦
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
人出大道之常然亦
有遲速不能正五百

年故言有餘
也尹氏曰知
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

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
賢臣或曰即仲
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

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一散素直友散氏宜生
名文王賢臣也子貢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其地有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

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

遠邇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千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而終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明會而必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舉聖之統緒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後於篇終歷舉聖之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通程顥伯淳卒路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稱得之以明夫善道不行之道以淑諸人善治曰周公沒聖人之道猶莫知所之○夫善道不行之道以淑諸人善治曰周公沒聖人之道明於世蓋自孟子起而後文為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之明於世蓋自孟子起而後文為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之

孟子卷之十四大尾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再版御届
同 十六年四月七日別製本御届

訓點者
相續人

大坂府平民

後藤元太郎

西區北江戸堀三丁目廿八番地

出版人

同 平民

和田己之助

東區安土町二丁目六番地

發兌製本
書 肆

大坂府平民

大村安兵衛

東區淡路町二丁目十八番地

天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坡

三木	森本	濱本	辻本	山口	浅井	中島	中尾	岡嶋	赤志	鹿田	北村	花井	北尾
佐助	太助	伊三郎	信太郎	恒七	吉兵衛	德兵衛	新助	真七	忠七	静七	孝次郎	卯助	禹三郎

丸屋	小林	阪上	山中	東生	稻田	小林喜三衛門	吉川	北畠	竹岡	杉本	田中	山川
諱七	新兵衛	半七	市兵衛	龜次郎	佐兵衛		半七	茂兵衛	文助	甚助	治兵衛	茂助

